九華山高僧

李國濤

文化經緯

近日網上和報紙上都報道《「肉身菩薩」眞容復原》的事情。「肉身菩薩」指的是明末高僧無暇禪師，他是河北盧溝橋一帶人，明代萬曆年間他在安徽九華山結茅而居，飢食野果，渴飲山泉，活到一百二十四歲，在一六一三年坐化。肉身百年不腐，所以被稱爲「肉身菩薩」。好像有專家說過，人的壽命難超過一百二十歲。這位高僧超過了。

二〇〇八年，中國刑警學院的趙成文教授以禪師顱骨爲根據，用專門技術，還原了禪師在九十歲時的相貌眞容。這眞是科學上的不凡事件。我感慨的卻是，那時的禪師，過如此簡樸的生活，卻能這樣高壽。於是我想起那一帶其他高僧們的生活情況。說的是陸游《入蜀記》裡記的一件事。

當然那又是在無暇禪師以前約四百年的事了。我不是考證，只是閒說。陸游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從浙江老家到四川上任，沿長江而上，一路行來，寫了一百六十多天的日記，題名《入蜀記》。七月二十三日，船經安徽九華山一帶，也正是這位無暇禪師坐化的地方，陸游見到「岸旁荻花如雪」。他就想起以前一位叫彥威的長老曾給他說過一件事。長老說，「廬山老僧用此絮紙衣。」廬山，也離九華山不遠。

這也就是說，在那一帶，荻花（也叫蘆花）曾當作棉花來絮棉衣，不過外層用的不是布，而是紙。我猜想，這只是做成一件棉襖樣的東西，填在僧衣裡面以禦寒的吧。那一帶的冬天，低溫也會在零度以下，因爲我們見過廬山大雪的照片。

高僧們多居於高山，如廬山、九華山，一定更冷。所以有僧人會用蘆荻之花絮來充當棉料。這是冷得受不了，而不是爲了風雅。要說風雅，那倒眞是風雅。陸游的日記接着說，這位彥威老僧自己也曾做過荻花衣禦冬。他的老師「見而大嗔云，汝少年，輒求溫暖如此，豈有心學道耶？退而問兄弟，則堂中百人，有荻花衣者才三四，皆年七十餘矣。威愧恐，亟除去。」那就是說，同時學道的百人之中，年過七十的有三四人，百分之四。人生七十古來稀。按當年人的壽命來算，這群僧人也是高壽的。高壽的高僧從來就較常人爲多。

他們生活簡樸如此，冬天受冷如此，一心求道，竟然長壽如此。這也眞是一個引人思索的現象。

《綠波小叢書》

許定銘

醞書亭

由成立於一九二三年的「綠波社」所編的《綠波小叢書》出過多少種，現在已很難確定，我知道的有：徐雉的《毀去的序文》、葉鼎洛的《脫離》和萬曼的《淡霞和落葉》，這些書都是上海文化書社在一九二五年印行的，後來都重版過。

徐雉的《毀去的序文》未見，我的葉鼎洛的《脫離》，是一九三四年的第四版，估計由初版起已錯印爲萬曼的書，大六十四開本，一三八頁，收《脫離》、《兒子》、《白郎的一生》、《店徒》、《拜年片》和《江上》六個短篇。

萬曼（一九〇三至一九七一）原名萬禮黃，又名萬國琮，天津人，一九一九年開始寫作，是「綠波社」的創辦人之一，曾參與《新民意報》的副刊《詩刊》、《綠波周報》的編輯工作，出版過專著《白居易傳》和詩、散文、小說合集《淡霞和落葉》（賈植芳的《中國現代文學總書目》也錯誤地把《脫離》歸納他名下），也是大六十四開本，一三二頁，我的這本也是一九三四年的第四版。《淡霞和落葉》書分三輯：《淡霞》收小說七篇，《歌次》收新詩七首，《落葉》收讀書劄記八則。

《綠波小叢書》是眞眞正正的「小書」，雖然每本都有百多頁，也不過是三萬字左右。

重返「黑膠歲月」

文佳

總紛華夏

銷聲匿跡多年的黑膠唱片，近年在內地出現了回潮，一些音樂發燒友對這些老舊唱片情有獨鍾，非黑膠唱片不聽，認爲其音質和韻味，一般CD唱碟難以企及。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CD唱碟剛剛出現的時代，人們對這種袖珍、容量更大的音樂新載體趨之若鶩，跟着，大而笨的黑膠唱片也被廢棄，九〇年代中期黑膠唱片停止發行，從此偃旗息鼓。但誰又知道，十多年後的今天，這些「時代垃圾」竟然煥發出新的魅力，悄悄重出江湖。

要重返那久違的「黑膠歲月」，說來也不難做到。在廣州，只要你到舊貨街，花上幾百到上千元人民幣，從貨攤上撿回帶金屬臂的舊式唱機，再花幾十元挑一盤密紋黑膠唱片，那昔日風味就立馬呈現。

到廣州著名的二手市場淘街淘黑膠舊唱片的，多數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顯然，只有這代人，才對黑膠唱片情緣未了，因爲，他們的人生歷程與「黑膠」結下了不解之緣。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箱式音響這玩意隨着工業的進步、民生的富有開始進入百姓之家，而音響上端的部件，就是可以播放黑膠唱片的帶臂唱機。那時候，鄧麗君、徐小鳳等港台歌星的曲目，就是透過一張張大碟進入內地，風靡一時。四十歲以上的人，正是這個時代欣賞的主體。這就不難解釋，爲什麼目前黑膠唱片的主要買家、玩家、收藏者多數是這一群體的緣故。

現時廣州有多少「黑膠迷」，數目不大確切，但有一報道稱，每天在淘街淘黑膠唱片的，人數不下數百人，來自全國各地，可知這股潮流非小。據說，海口市的一位羅先生，收藏黑膠唱片就達到上千張，幾乎囊括八十年代知名歌星的曲目，爲此，他在三年中花了七萬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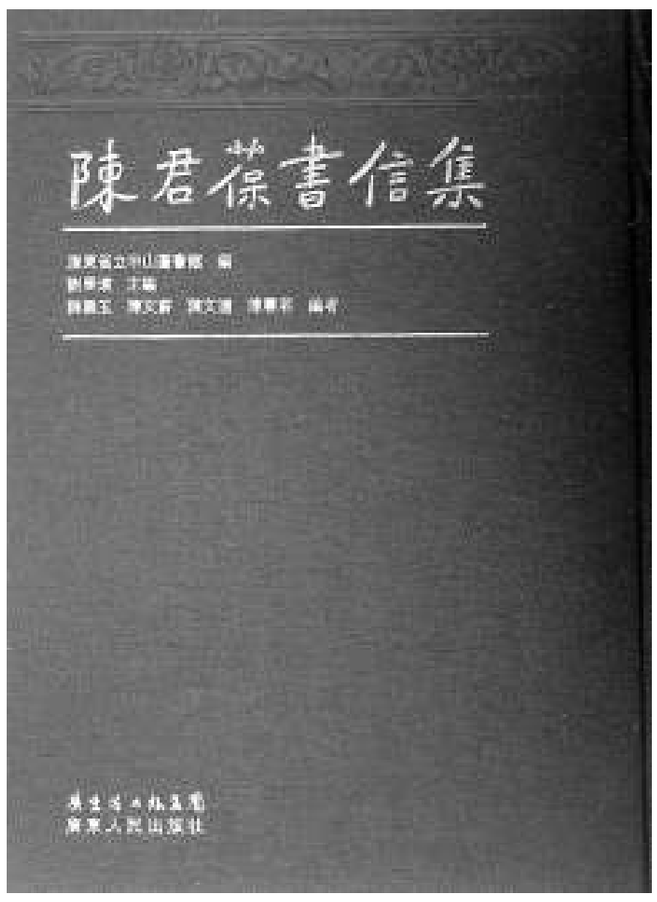
在淘街散亂攤檔前埋頭挑黑膠唱片的陳先生，分析黑膠唱片受寵的原因說，一是，人們普遍有懷舊情結，對伴隨着自己成長的東西，都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感。黑膠唱碟代表的是一個時代，因而成爲人們收藏的品種。二是，聽慣了目前流行的CD唱片後，人們從比照中發現了黑膠唱片特殊的優點，沒有嘈雜吵耳的伴奏聲，空靈感和現場感更勝一籌。三是目前時興收藏，人們發現黑膠唱片的價格逐漸抬高，收藏有利可圖，使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成爲買家。

一位玩家對比《梁祝》黑膠盤與CD盤的音質後有一個驚人發現：黑膠中的琴聲淒美繞樑，流轉不散，而數碼錄製的CD中的琴聲竟拙劣如刀鋸鋼絲！或許，追求更逼眞的、更完美的音樂感，是導致「黑膠潮流」興起的一個原因。

在淘街，一張品相較好、沒有破損，尤其是著名歌星灌錄的黑膠唱片，叫價都在一百元以上，最貴的據說已上千。而這些唱片發行的時候大多是二、三十元。顯然收藏有利可圖。一九九四年日本一家唱片公司發行的鄧麗君專輯《夜來香》，目前開價是一百四十元。而只有七寸直徑的紅色唱片《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這張「文革」時代的產物，雖然正反兩面只有三首歌曲，賣價也在百元之上。據介紹，現時堪稱黑膠精品的香港歌星音碟，如張學友的《眞情流露》，陳慧嫻的《歸來吧》，開價都在一千元以上。

《陳君葆書信集》序

曾德成



燈下集

最近聽到一個令人啞然失笑的成語——言而無信——的新解。

原解不必說了，新解則是：在當今電子通訊發達的年代，千里咫尺，有事可以立即撥通電話交談，甚至可以通過視像電話「面談」，信件被淘汰了——只有言而無信了。

香港是當今世界通訊科技最普及的地方，手提電話人均一點三台，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腦上網。手寫書信，千里郵遞，在這個萬事講求效率的城市，似乎無法想像了。現代通訊科技帶來的便捷、暢快，令人很快便忘記了親筆書信的優勝之處。

然而當我們重溫以前「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書信，即使不是來自自己的親人，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種通過筆和紙傳遞而來的溫情。

在珍惜通郵機會的時代，寫信時會把思緒、文字醞釀好、組織好，一字一句鄭重地寫下來。收信人仿如接過濃情厚愛沉甸甸的憑證，一字一讀，再三回味。

紙和筆能有這種感情的鄭重、厚重，而電子傳過去的訊息，可能少了醞釀，來得太匆促、稀鬆，往往輕了、虛了，眞似屬於虛擬世界，易於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內地，近年因費孝通、季羨林等名人的倡議，掀起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民間家書搶救潮。這些名人認爲「家書承載着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血緣文化，維繫着人間的親情，展示了個性的光芒，也眞實地記錄了時代的變遷」，認爲民間家書在受到電話和互聯網取締之際，要留住，要搶救。中國國家博物館也參與行動來了，還有人在籌建中國家書博物館。

北京已收集了數以萬計的家書，並分時分類，挑選出版，以作爲歷史見證。廣東方面也有響應，舉行過家書展覽。《陳君葆書信集》就是這個民間家書搶救熱潮中的一個成果。

這本書收集了陳君葆先生自二十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的往來書信，分爲兩部分，即家書和非家書。家書是給妻子、子女、兒孫的信，非家書則有公務的書札，主要與陳君葆擔任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館長時的圖書保存事宜有關，其餘更多的是與朋友輩文牘敘情、詩文唱酬的書札。

陳君葆是香港著名學者，在香港大學除主理圖書館事務，亦係中文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陳君葆位列政協，參與商討國家大事，議時論政。幾十年間，往來多鴻儒。書牘往還中，發信人自然不乏私人個性、情愫的抒發，亦多對社會、國家事務情勢的觀感。

個人書札，最可貴者是眞性情之流露，這是個人書札有別於其他文學形式、最吸引人之處。它本不作爲文學而創作，而亦因此素面示人，直抒胸臆。而文化人就更以尺素傳情了。

陳君葆對親人，無論是妻子、子女還是孫輩，信筆寫來，都是一往而情深，一瀉而直下，動輒千言以至數千言，所言家裡瑣事固可窺見親情倫理，論及爲人修養、國家大事，更可得見學養風骨。

中國人的書信，據說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現在可以見到的前人墨跡，包括很多知名的法帖，不少就是時人的書札。不久前，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爲慶祝特區成立十周年，舉辦了「國之重寶」展覽，從故宮運到港展出的國寶文物書法作品中，不少原來就是私人書札，例如著名的王珣《伯遠帖卷》。

書札與書法的密切關係，也從《陳君葆書信集》中得到顯示，集內不少當時文人名士的信札墨跡，大部分能展示中國書法藝術之妍麗秀美，不少更有大家風範，可堪欣賞之處，所在多有。

本書信集的出版，除了可以爲讀者提供美好的閱讀材料，更可爲歷史留下珍貴的研究資料。胡適早年曾經大力提倡寫傳記文學，提倡通過傳記文學把個人做事的立場動機赤裸裸地寫出來，「給歷史添些材料」。這無疑是非常好的倡議，而書信又比個人傳記有更多可以發掘的研究材料。這正是陳君葆書信結集出版的可貴之處。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日

排雷隊隊長劉雲慶介紹雷區情況 蔣雪林 攝

直擊中越邊界排雷現場

當年中越兩國開戰，邊境線上壁壘森嚴，遍布各種工事和地雷陣，如今事過境遷，兩國恢復友好往來，但邊界地區還遺留着大批地雷，若不加以清除，對當地民衆的生活和生產安全將構成巨大威脅。爲此，一支支肩負排雷任務的解放軍小分隊，出沒在中越邊境我方一側的崇山峻嶺間，爲清除雷場隱患奮力作戰。

歷時六年的中越邊境廣西段勘界清障排雷，進入今年十二月份後，只剩下了廣西龍州縣科甲馬鞍山雷區便大功告成。三十二歲的朱振寶是排雷隊的一員，在中越邊境線上排雷已達十多年，待排除最後這片雷區，便退伍返回山東家鄉。他和二十多名戰友一起，趕赴雷場作業。這些工作他和戰友們無數次地重複過。朱振寶和戰友們對於能親手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感到非常自豪。朱振寶說：「排雷工作馬上就要結束了，勘界立碑也即將結束，內心感到輕鬆而高興。我相信，排雷工作將走入歷史，邊界不會再有硝煙，將變成和平友好發展的通道。」

自二〇〇二年以來，他所在的部隊轉戰幾百公里的邊境線，鞋子磨破了四雙，來回在崎嶇的山路上跋涉二千多公里，過程充滿着危險和艱辛，但看到中越雙邊友好不斷加深，中國和東盟的合作不斷深入，自己能爲雙邊的友好發展做點實事，戰士們都感到非常欣慰。

據介紹，排雷工作危險重重。小分隊隊長劉雲慶說，廣西勘界排雷雷場分布地形複雜多樣，跨度一千零二十多公里，邊境地區埋設的地雷種類有壓發雷、絆發雷、跳雷、定向雷、觸發雷、拋撒雷、防坦克雷等二十多種，它們中有美製地雷、蘇製地雷、越製地雷及我軍研製的地雷，有鐵殼雷、也有膠殼雷。這些雷性能各不相同，有的埋設十餘年後逐步開始失效，有的二十年後最多失效百分之六十，有的三十至四十年還爆炸傷人。加上地雷埋設時間長，鏽蝕嚴重，有的變得更爲敏感，稍有觸動就會爆炸，有的變得更爲遲鈍，在炸藥爆炸衝擊波的作用下亦不容易爆炸，但受到踩、壓等機械作用時又會爆炸；雷場的布設無規律。有的地雷是人工埋設，有的是火箭布撒或人工拋撒，有的地雷被埋在石縫、山旮旯、樹杈等人所難料的地方，有的地雷絆線被設置在蘆葦竿，樹枝內。更令人頭疼的是，那些埋設精巧的「詭雷」。這種雷往往被埋在石縫、山旮旯、樹杈等處，而且多是兩三顆串連在一起，人稱「連環雷」、「母子雷」、「陰陽雷」，讓人防不勝防；邊境雷場還是一個集地雷、炮彈、炸彈、手榴彈、子彈等各種爆炸物交織於一起的混亂雷區。給掃雷器械造成許多「盲區」、「盲點」，分辨不出哪是眞雷，哪是假雷。

「轟隆隆！」只見一團濃煙陡然升起，地動山搖。劉雲慶一聲令下，戰友們把發現的一顆五八式防步兵地雷成功引爆。濃煙過後，戰士們都安然無恙。爲了確保排雷安全，部隊制定了嚴格的安全措施，經過多年的摸索，研究了多種切實可行的掃雷方法，掃雷速度之快、成本之低、傷亡人數之少，在世界掃雷史上十分罕見。

蕭愚

薺菜餃子

魯人

飲食男女

故鄉在魯北沿海的一片平原上。在那，薺菜是一種很普通的野菜，也是很受喜歡的一種野菜。受喜歡的原因是能吃；吃的方法是包餃子。薺菜餃子算得上一種「珍品」。在故鄉吃過幾次薺菜餃子，已經沒有印象了。但吃的次數極少是肯定的。因爲，薺菜株小，又不是鋪滿田野地生長着。每次能挖到的自然不多，包餃子只能用它做俏菜了。

有印象的是一年初春已過，麥子早返青了。祖母說要給我包薺菜餃子，我自然歡喜得很。挎上小柳筐，帶上兩把移苗用的桃形小鏟，跟在祖母身後，顚兒顚兒地來到田野上。田野寂寥平坦，返青的麥子油綠綠的，從腳下撲出去，直到被遠方的樹木或村莊攔住。春風料峭而又濕潤，讓呼吸變得很愜意。

薺菜的葉子是羽狀的，但很不規則，似被蠶從兩側隨意地嗑過；薺菜的葉子又是向四外伸展的，因爲從細長大都伏在地上，如海星。鄉里人說，薺菜味道最鮮在根兒。我們挖的時候，便先要將葉子向上攏起來，然後用鏟子連土一塊起出來，再抖去土，生怕把根弄斷。祖母和我在田頭、溝沿挖了挺長時間，挖到的薺菜好像也就剛蓋住筐底。

回到家，仔細地洗淨，仔細地切碎，俏在餡裡，不使有半點浪費。薺菜一般俏在韭菜和白菜裡最好。那次祖母是把它俏在春韭菜裡的，那種鮮鮮的味道，眞是難以言表，嘗過便無法忘記。後來，吃過許多種餃子，有自家包的，有在飯店吃的，味道都相差甚遠，且皮過厚。祖母包的餃子都是皮薄餡大，煮熟了透過皮可以看出餡的內容。也曾試圖用吃過的許多其他東西去形容，卻仍覺得相去很遠。山珍海味太奢侈，各種調料太做作，都沒有故鄉的薺菜餃子鮮得那般樸實和純粹。

如今已經離開故鄉近四十年了。薺菜餃子時常想起，吃，已完全是奢望了。曾經挖過一些苦菜，洗淨了，擺在餐桌上。毫無鄉村生活經歷的妻子和兒子，立刻現出厭惡和恐懼。他們寧可愉快勇敢地去大嚼滲透農藥的蔬菜，也不肯去嘗試這綠色的野菜。

土炕

李業成

文化什錦

中國內地人正在奔小康，努力實現小康社會。小康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生活水平，沒有人能說得清。連政府官員和專家都解釋不清的概念，就把它當作一種好日子的嚮往吧。但我從農家的土炕上找到小康，有道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話是譏笑農民保守自足的，但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好日子。三十畝地可不得了，中國之大，土地銳減，很多地方人均耕地不足一畝，想想一家三口，三畝地，可以自食自足，如果三十畝地呢，那就可稱小財主！這樣的日子小康不換。土地、牛、老婆、孩子，都是幸福的保障，但還有一樣，就是熱炕頭。

土炕之所以叫土炕，原因在粗糙簡單，就是土坯做的，就地取材，黃泥拌稻草或麥皮，既結實又不裂紋，用瓦刀一抹，光滑保暖，人類睡到熱炕上比從前睡在冰冷的山洞裡不知要進步多少萬年。而且，好多人進步到炕頭就不想再進步了，土炕至今還是中國北方農村不可缺少的過冬的「暖床」。過去的冬天特別冷，現在一般沒有那樣的冷天了。以河裡的冰可以爲證，過去村前的河面，入了數九寒冬，那冰直到開春才能化，孩子們棉衣棉帽，大的小的都在河上滑冰、打陀螺，大冷的天，玩得鼻子出汗，玩到吃飯時，不想回家，大人站在村頭要命地喊，連拖帶拽帶踹才能回家。玩起來不知冷，回家就知冷，大人們首先抻着領子把他們提到土炕上。掀開鍋，熱騰騰的紅薯軟得像柿子，剝去皮，冒着熱氣，孩子們啃上一個就能飽肚子。樸素的生活，太容易讓人滿足了，吃紅薯也能長得虎頭虎腦。如果沒有這個熱炕頭，哪有這樣的福日子？

唐朝有句詩叫「風雪夜歸人」，太有味了。冬閒之季，莊戶漢子利用農閒外出販點山貨，起早貪黑，遠路車馬勞頓，一路風寒，遇到風雪天，飢寒交迫，一旦到家，熱炕上一坐，孩子繞膝，老婆燙酒，頭髮上、眉毛上的霜雪立刻融化。鍋底下的柴火辟啪辟啪地響，炕頭熱得烙屁股，老婆孩子熱炕頭眞叫幸福！想想如果沒有這個土炕，哪怕抱着羽絨被，也難以享受到這樣的美好生活。關東人管炕叫大炕，男女「放大炕」乾脆潑辣。關東有的是柴火，大炕燒得烙人。我睡過關東的大炕，人躺上像烙餅，反來覆去才好，習慣了，就覺得特舒服。關內的炕，叫土炕。我們老家的土炕，那是過冬絕對的依仗，一個家庭一個堡壘，土炕則是堡壘中的堡壘，在家樣樣好，出門樣樣難，哪裡也沒有熱炕頭，只有家裡才有熱炕頭。農民的日子本來就是保守的原始的，他如果不保守不原始，他就變成了商人或城裡人啦，不僅生產方式要改變，連生活和人生觀都需要改變。

有飯吃在三月，有柴燒在臘月。三月天長，農耕農忙，正是勞動力裝飯的季節，忙死做飯的老婆。臘月裡要取暖，灶底柴火不斷，土炕天明熱到天黑，一冬要準備好幾個柴禾垛。甩掉棉衣劈柴，嘩嘩啦啦地搬柴，看着滿院的柴禾，美滿得讓人幸福無比。小康很簡單，就是對日子心滿意足。臘月之末是新年，所有的血緣關係都往熱炕上聚。柴火到了最旺的時刻，老祖母坐在炕頭上，豁着牙，撫着白髮，像皇帝一樣，接受晚輩們的恭拜，人丁興旺的好日子，讓人心花怒放。